

花与梦

恋
蓝

他不自比为王子，
只承认自己是丢失了王后的国王。
他用尽全力，将自己的王后找到，
他们能回到城堡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吗？

花雨原创最好的作家群

花与梦系列 1/18

秦颖◎著

主编·珠雅

花与梦

118

恋 蓝

◎ 秦 颖

王子与公主结婚以后，
是怎样的故事？

幸福美满的生活，抑或两两相厌的孽缘？

他不自比为王子，

只承认自己是丢失了王后的国王。

他用尽全力，将自己的王后找到，

他们能回到城堡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吗？

爱情是一片幽蓝的大海，

陷入其中虽然灭顶亦觉幸福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花与梦. 第3辑/珠雅主编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6. 5

ISBN 7 - 204 - 07840 - 3

I. 花... II. 珠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5870 号

策 划: 朝扬花雨
责任编辑: 吴日珊 朱莽烈
封面设计: 黄 浩

花与梦 (第3辑)
主 编: 珠 雅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电 话: 0471 - 4971950
印 刷: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开 本: 850 × 1168 1/64
印 张: 120 字数 3360 千字
版 次: 2006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7 - 204 - 07840 - 3/1 · 1669
定 价: 216.00 元(全 48 册)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, 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, 一经查获, 必定追究到底, 绝不宽待。

【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】

WHERE LOVE STARTS 爱情开始的地方

花雨

新装上市!

16
勿忘我
www.inbook.net

花雨原创浪漫言情小说家

藤萍\于佳\贾童\江雨朵\素问\念一
乔克天使\叶迷\机器猫\长晏\纳兰
苏盈\余眇\唐纯

港台言情小说名家

凌淑芬\单飞雪\绿痕\楼雨晴\黑洁明
四方宇\典心\兰京\决明\孟华\洛炜

联手打造中国浪漫言情第一刊!

言情世界 浪漫盛宴

将亨通进行到底/贾童
母米虫的幸福生活日记——做面膜做面膜/苏盈
不过夏至/长晏——原来爱情在这里/唐纯——情醉/余眇
二十三弦之画扇/藤萍——中华异想集——鱼妇(一)/藤萍
青珀再现/四方宇——猛虎在细嗅蔷薇——细数男装丽人/panke



浪漫
小说

赠送

16¹⁷ 18 三期连送浪漫小说

楔子

不是生日、不是情人节、不是任何特殊的日子，不知道野为什么要到这么昂贵的餐馆吃东西？没中体育彩票、没拾到巨款，家教打工的薪水月底才领到。拿银子换一顿宰人的烛光晚餐，穆野会破产的。

坐在餐厅里，昊蓝一直在忧心这个问题。大家都是穷学生，每个月几百的生活费尚够糊口，连买书、购新衣的钱也要靠打工来凑齐。

话说回来，二十多岁的人，伸手向家里要钱，怪惭愧的，即使现在生活紧张点。等到毕业了，一切会好的。

穆野是昊蓝在大学交往的男朋友，从一入校时的初见钟情，到相依相守，一晃四年即将过去。四年中，她脑中记得的净是甜蜜与快乐，使她有种在泡沫中生存的感觉。也许是大学即将毕业，面临就业分离的挑战，有点危机意识不会错。

没办法，昊蓝学理工科，学不来文科女生的多愁

善感。穆野经常笑她，说她理智得不像个人，大脑中只有百分之十的感情，剩下百分之九十全是理性。不过，那个臭屁的家伙大言不惭地自夸，她百分之十的感情百分之九点九给了他，只留零点一应付零零碎碎无关紧要的人物。譬如说：临考试时的教授呀、发工钱的老板呀、家教的衣食父母呀……整个一个水仙不开花——装蒜。

越想越好笑，每到这时昊蓝会露出白痴似的傻笑，也就是别人口中恋爱的甜蜜吧。

“蓝，不好意思，我来迟了。”悦耳的男中音，阳光式的微笑，穆氏注册的招牌无辜表情，不是穆野还有谁？

“没关系，半个小时零二十五秒而已。”昊蓝递给他一个宽容的微笑，不知为何他会愧疚地低下头。

“对不起啦，都是那个小白痴太缠人，我恨不得一刀毙了她。宝贝蓝，不要生气嘛。”穆野祭出拿手好戏，像个委屈的稚儿。

他口中的小白痴，是他家教的学生，一个缠人的高二女生。

“好吧。今天为什么来这儿吃东西？抢劫成功还是宰到肥羊？”昊蓝很诚实地说出心中想法，却发现餐厅里的人用别样的眼光瞪他们。特别是门口的帅保安，更是握紧了手中的武器。

“蓝，拜托你有点浪漫细胞好不好，你觉不觉得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”虽然听惯了别样的幽默，穆野还是忍不住翻了翻白眼，然后很期待地看着昊蓝。

“你？不一样？”昊蓝狐疑地盯着他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。

怪了，鼻子是鼻子眼是眼、耳朵是耳朵嘴是嘴，没有缺胳膊少腿、缺脑袋少身子呀。哦！知道了。

“你脸上有眼屎。”

“不是这个啦，你再看看。”穆野像是被打败似的垂下头，低叫道。

真的难倒她了。从头到脚，从脚到头，没有什么呀。嗯？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

“咦，你从哪儿找了套西装，乌漆抹黑的，像去参加葬礼。有人挂了？”昊蓝一脸同情，为英年早逝抑或早登极乐的倒霉鬼默哀。

“I服了YOU。”仰天长啸，若不是身在餐厅他一定会这样的，“不说这个，我有事和你讲。”

“讲。”早说嘛，害我东看西看，让周围的人把我当贼防。

“蓝，嫁给我好吗？”不知从哪弄来的郁金香，与一枚精致的白金戒指突然呈现在昊蓝面前。像一枚炸弹炸得她头昏眼花。

“野。”昊蓝吞了口唾沫，有点受惊过度地瞪着穆野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“很惊喜对不对？蓝，我等这一天好久了。虽然你人怪点、冷血点、缺少浪漫因子、不懂幻想、神经线过粗、倔得跟头驴似的……”穆野捧着花与戒指，继续他的求婚。只不过求婚词有点与众不同，让人想不瞪他也难。

“不过，谁让我爱你。所以，我牺牲一下，娶你拯救天下人好了。”

“死穆野，找死说一声！”昊蓝咬牙切齿地回道。白痴，哪有这么求婚的，不被砍死也会去掉半条命。

“开玩笑啦，蓝，别生气，我再重来一遍，前面的权当彩排。”穆野嬉皮笑脸地说。

彩排？元旦晚会还是国庆大汇演？亏他说得出口。

“蓝，我爱你。爱你的善良体贴、爱你的纯真无邪、爱你直爽的性子、你的豁达乐观。我舍不得放手，请嫁给我，把后半生交给我，我会用心来换。我保证我会爱你一辈子，只要我活着。”

这一次穆野很正经，庄重的表情让昊蓝热泪盈眶。陪在她身边玩耍的男孩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大了，大到可以让她托付终生。

“好吧。”昊蓝接过花。他总是细心地记得她喜

欢的是郁金香，而不是廉价的玫瑰。

“真的吗？你同意嫁给我了？明天早上咱们就去公证，等开完毕业典礼，再举行婚礼，好吗？”穆野欣喜地握住昊蓝的手，心急地把戒指套在我的手指上。

“等等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”昊蓝用仅存的一点理智制止他。

“做家庭妇男吗？没问题，只要你养我。”穆野顽皮地抛给她一个媚眼。

“白痴，是准备接受我爸的追杀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是长跑健将。岳父大人追杀起来不会很容易，放心好了，我不会让你当寡妇的。”

他们的婚事就在半开玩笑中订下了。除了公证时，工作人员怎么看都觉得昊蓝未满十八岁，努力检查身份证上的人是不是她，而穆野则恬不知耻暗爽自己老牛吃嫩草，娶了个小妻子。白痴家伙，明明他和她同岁，总欺昊蓝长了张娃娃脸，在她面前充长辈。其余都很顺利。

毕业设计顺利完成、答辩顺利通过，毕业证、结婚证顺利到手，几乎一路开绿灯。出乎意料的是“父母关”出奇地好过。昊蓝的母亲早亡，父亲与阿姨虽被吓了一跳，也欣然接受了。穆野那方面更不在话下，他的父母早年离异，法院将他判给了父亲。十八岁时，父亲心脏病突发死亡，惟一联络到的亲人是叔

叔。叔叔早就盼着他成家立业，见这个小子毕业证、结婚证一起领，开心还来不及，暗爽之余，都准备办满月酒了。

所以，好运一路飙到底，从八月二十九日求婚到九月九日婚礼，当昊蓝清醒过来已经入了洞房，坐在婚床上与他大眼瞪小眼。简直像是做梦一样，“咻”的一下飞过云端，直达天际。洞房花烛夜没有时间多想，在痛苦与快乐中，他们一同在天堂翱翔、在云际徜徉。

当清晨第一抹阳光照射入卧室，昊蓝睡眼朦胧地抬起头，视线扫过布置清雅的新房，最后落在睡在她身边的男人身上。他睡得很沉，像婴儿一样纯真的面孔，长长的睫毛让女生也自叹弗如。他双手信任地搂着她，让她无法动弹。他就是她的丈夫，许下一辈子誓言的男人。

此时此刻，昊蓝觉得自己好像公主，嫁给心爱的王子，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。

1

幸福遥遥在前
天堂与地狱
原是如此地靠近

“调解？一年多了，换个新词好不好？朱大律师，整天跑到这里骚扰我，你不嫌累吗？”一只手奋笔急挥，另一只手摇着鼠标，双目片刻不敢离开电脑屏幕，昊蓝厉害地不用抬头就知道出现在她面前的无聊男子是何人。

“不会不会，现在我兼职汇泽的法律顾问，办公室就在你上面那层，很近的。”朱岩不客气地往沙发上一坐，手里捧着小妹泡的香醇咖啡，享受得不得了。

“什么时候开始做义工？朱氏律师事务所倒了，跑到汇泽混饭吃？”八成是老总见朱大律师对汇泽“痴心”一片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三百六十四天来汇泽

报到，惟一不来的时候是她公休。索性顺水推舟，聘个廉价的法律顾问，省点成本，提高效益。

“嫂子，你留点口德好不好。不要整天咒我什么失业、着火、出车祸的，我和你没仇吧。”朱岩摇摇头，开始第一百零一次抱怨。还好小妹的咖啡够水准，不枉费他谋杀时间来投资部找骂。

“停，别套近乎，朱学弟，咱们只是校友而已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其他关系。”吴蓝蓦地抬首，一道锐利的眸光直射向朱岩，视线锐利足以让朱岩将口中的咖啡吐出来。

“嫂子，不是我诽谤，事实就是事实。你身份证上婚姻栏还填着‘已婚’两个大字，不错吧。”朱岩强吞下欲吐的咖啡，不想因一时冲动弄脏了吴蓝的办公室，被打扫小妹列为拒绝来往对象。

“从我签了离婚协议书那日起，我不再是穆太太，更不是你嫂子。如果还想呆在我的办公室，请称呼我吴小姐。”从商久了，威逼利诱手段学得十成十。短短两年，从新进职工一路飙升到投资部经理的吴蓝，正是其中翘楚。

“不会吧，又来这一招。嫂……嗯，吴小姐。站在你矮矮的屋檐下，我低下高贵的头颅，总可以了吧。”以上的角斗赛，从一年前就开始，每一次总是朱岩含恨低头，大叫天下不公，怎么可以有人比律师

口才更好，语言更犀利。幸好昊蓝不是他的对手，否则在法庭上他会死得很惨。

“嗯哼。”如愿以偿地埋头继续工作，昊蓝丢给朱岩一个“算你识相”的白眼。

“嫂……昊小姐，天色很晚了，星星月亮出来散步，你是不是可以下班呢？”工作时间不谈私人的事情，是昊蓝的一贯原则。朱岩深知这一点，只好每天下班前跑到办公室到堵人，最后演变成嫂子加班，而他这个路人甲像雕像一样杵在一边当花瓶。直至昊蓝收工回家，他再充当柴可夫（司机）。

一年耶，很长的时间。为此他牺牲了多少青春、多少美眉、多少风花雪月……幸好穆学长给的薪水够高，他才能勉为其难地做下去。

“是花瓶就认分地乖乖站着，多插花少开口。”昊蓝适时提醒朱岩职业道德，以换耳根清净。一是因为工作实在太多，听他啰嗦会影响进度；二是不想听到什么不想听的话，干脆封口省事。

“冤枉呀，天地良心。像我这种英俊潇洒、旷世帅哥，怎么能跟硬邦邦的花瓶画等号？我那堆足以堆满太平洋的红颜知己会泪漫汇泽大楼的。”朱大帅哥仰天长啸，直怨天道不公、伯乐不在。

“逻辑错误。其一，如果你的红颜知己真的可以填满太平洋，那么她们的泪水至少会泡了整个城市，

而不仅仅漫掉公司大楼；其二，据统计全国的女性聚合在一起，堆满太平洋的可能性仅有 30%，全世界倒差不多。朱大律师，你真的很不挑呀，法律条文中是不是有一条什么猥亵女童的罪名？啥的？”昊蓝咬咬牙，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决定先和朱岩讲清楚，否则工作效率依然离零不远。特别是投资部的工作，关系整个工作动作，责任重大，她不敢等闲视之。

“精彩。”朱岩鼓掌大叫。

他一直以为，昊学姐不去学法律，纯粹浪费人才，瞧瞧刚才一篇义正辞严的辩语，多厉害。穆学长也是，当年多少校花、系花、班花任他选，非选这么一朵罨粟花，是不是自虐狂？

“废话少讲，正题。”懒得跟他耗，朱岩啰嗦起来会烦死人。

她真怀疑，朱岩打官司，是不是将对方烦得快自杀，然后才赢的。律师做到这分上，也够丢人，昊蓝决定出门绝对假装不认识他。

“好的好的，慈禧太后发话，小的一定照办。”不出所料再收到昊蓝白眼一枚，朱岩识相地进入主题，“正题当然是调解婚姻关系，最主要的是，我有好消息告诉你，要不要听呀？”

卖了关子，眨了下眼，没人配合只好摸摸鼻子继续讲，“穆学长回来了。昨天晚上刚到。”

“没啦？请回吧。”闻风不动，稳坐钓鱼台。昊蓝的反应是朱岩意料之外。

“喂，你都不好奇吗？比如说穆学长为什么回来，他在香港时发生了什么事？有什么变化……昊学姐，你到底是不是女人呀？一点好奇心都没有。”如果所有女人都像她这样，三姑六婆这个词恐怕不会诞生了。朱岩不敢置信地咋呼着。

“如果我不是女人，你也不用在我这里浪费时间。我是女人，不过以上结论仍然成立。”昊蓝给了他一个不太好看的微笑，“有屁快放，没事退朝。”

“淑女耶，注意淑女风范。毁了毁了，T大首席女状元，居然堕落到这种地步。民族之耻、世界之悲呀。”朱岩长啸，一副忧国忧民的死德行。

接着，偷眼观察昊蓝的表情，仍不死心地再问一句：“当真不好奇？”

“朱学弟，事实是，如果你不告诉我你就不舒服，请讲；如果你不想说，请走。明白了吗？”

昊蓝的表情可以说咬牙切齿，冷飕飕地让朱岩以为世纪奇观六月雪出现。冰山的真面目就是这样，原来昊学姐对他一直很仁慈的，没有在他一进门就冻死他，感动。

“嗯好，我说喽。穆学长的妈妈上个月过世，穆学长办完她的后事，就直接飞回来。我用人格担保，

穆学长绝对没有红杏出墙，过去没有、现在没有、以后也不会有。不过，穆学长律师是做不成了，穆妈妈在香港的公司很大，如果结束了会波及整个亚洲经济。穆学长只好弃法从商，把企业担下来，如果不是因为这个，他早就回来了。他一直在关心你，向我打听你的消息，两年了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吴学姐，看在穆学长痴心一片的分上，你就从了吧，不管什么原因，不要再计较了，重新开始岂不很好？”

真心难求，他本不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爱情，但身边两位好友的事情让他由衷叹服。问有哪几对能从学生时代一直走下来，而且遇到这么多事情都不带变心的。不知道吴学姐为什么这么死心眼？如果他是女人，一定抓住穆学长不放。

不过，换个人的待遇差好多，看那些粘在穆学长身边的莺莺燕燕就知道了，他还是做男人好了。

“OK，我听完了，门在那边，不送。”吴蓝低下头，顺手一指，不再留注意力给朱岩。

“好吧，算你狠，吴学姐，你再多想想吧，我先走了。”

又是一鼻子灰。一年多来他碰的灰能把他埋起来了，而穆学长碰的是他的数倍不止，不知道穆学长为什么不干脆放弃？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根棒槌。

多说无益，当事人没意见，他这个拿人薪水的，认分打工完事。

“咚”。门关上的声音。

抬头望望前面已经空掉的沙发，昊蓝的大脑不受控制地回忆起刚才朱岩所说的话。跟着，一堆纷繁芜杂的图像一并跑了出来，用力甩甩头，昊蓝再一次选择逃避。

工作，工作最重要。明天要交的企划书、调研部新交的报表、技术部的实力评估表、业务总的市场走向报告书……数不清的工作在等着她。没有时间想其他的東西，努力工作才实际。于是，强压下头脑中一直叫嚣的声音，昊蓝回到工作状态。



“野，有鱼耶。好大一条，好漂亮。”女孩子蹲在河旁边，一双眼睛直瞪着水里，不忘欢呼。

“哇，好大，好肥，一定很鲜，我觉红烧比较好。”应声而来的男孩子轻柔地环住女孩的腰。跟女孩一同地惊呼道，只是内容上有点不一样。

“喂，老兄。我是让你看鱼，不是让你看它怎么吃。”女孩子好笑地推推男孩。

“鱼不就是用来吃的吗？又不是花瓶，可以插